

晉書

卷八十二之八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97)		
函號	冊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三 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

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髮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 二
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
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
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郾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
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徵服竊出舉州莫知
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
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
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
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
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關
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
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
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
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
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
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
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

褚碧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
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
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
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
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
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
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
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
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
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
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
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
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
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
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
見文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
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
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

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閒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賸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勃一作敦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

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秦始中爲秘書郎轉
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
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仲尼
理之關睢旣亂則師摯脩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
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
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
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
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
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
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
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
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
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
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
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
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
所諸寃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
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

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几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

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籍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珣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蒲奮河南尹周馥

音義卷八十一 列傳 七
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官掖時上官已縱暴珣與奮等
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
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
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
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
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
差跌眾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
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
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
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
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
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
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
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未失播植
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
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
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
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

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卽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遺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讐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嚴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東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

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
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
况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
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
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
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
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
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
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
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
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
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
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殺出觀供置然
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
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
况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
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
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
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
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

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積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當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脩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從平王合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叅軍峻平進爵平康侯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

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譏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効之盛與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恠鳥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卒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 十一
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拜謝謂
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
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
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
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
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
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
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

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荅
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
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荅
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
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
於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
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平杜
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

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
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
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
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
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
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
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
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
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
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
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
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
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
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
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
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
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
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
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
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

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豈望
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
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
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
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
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
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
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
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
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
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
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
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
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
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
祭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
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祭以父騫有忠信
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
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
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
何克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
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

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
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
郎何克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
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
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
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
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
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 第七
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
家祚運脩短荅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節辭云如
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
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
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
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
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
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
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
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
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
言荅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
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
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
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
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旣還溫問相王何似荅曰生
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
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
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
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

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榮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本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

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
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寒疾與諸鎮書昔晉氏
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
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
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
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
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
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
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
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
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
可以同此言哉荅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
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
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
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
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
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
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
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
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

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尅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
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
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
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
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
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
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
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
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
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
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
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
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
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于文延
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
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
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
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
德不素積義險氷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

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

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
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
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
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
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
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途取之嫌高
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
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
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
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
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
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强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
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謙
王恬爲鎮北補叅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
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
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
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

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
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
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
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
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
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
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
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勅成晉紀凡四十六
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
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
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
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
同時乃更歔歔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
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荅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
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
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旣沒班馬迭興奮鴻筆
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
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
子篤志典墳紹統咸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

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
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
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
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
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
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爲懲勸天蹈忠履正貞士
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
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最嚴狐峙彪溥勵節摘辭綜理王慆雅
才虞慙惇吳子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鈔異聞無紀
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唐太宗文皇帝
卷之八
十一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晉沈麟非非餘美淑新蘭冊共軒轅
國野民運道華命流運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爲懲勸天昭忠履正貞士
之心肯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厚威勸流冠壞迷迺於
字重對之下施亦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身神爲百
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率墜鄧祭謝沉祖述前史
費曰陳書合意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會祖容吳荊州刺史祖
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
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
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遠步君孝超卿矣王道爲

康熙三十五年修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

一

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本
擇惡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
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合
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
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
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
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後由是遂知
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
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得何所
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
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
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
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
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
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
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萬
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備官百僚憚之遷侍中
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
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
不能用玉可用白瑱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

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官奉詔和
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
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
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未代之私恩非先代之
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
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
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
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
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
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
以孝聞旣練備將軍褚衷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
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
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
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
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
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愷然昔先朝政
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
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
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
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溼令陳

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
姦賊罪人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
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
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
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
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
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
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
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
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
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
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謗者
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
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
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未
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
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諡
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欽

從祖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

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
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楊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
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
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
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
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叅軍俄爲臨
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下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
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
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
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
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
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
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
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
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
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
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
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
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慮
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

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
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
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
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諡曰恭
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
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
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
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

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
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
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况
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
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
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
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
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
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叅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
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

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胷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覲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入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

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
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于世子方平嗣亦以
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
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
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
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
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
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
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滄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
是俱渡江瓌爲丹楊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
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
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
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
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
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
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

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
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
未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
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未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
說路未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
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
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
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
黜之尋復爲道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
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
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
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
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
雋離羣頗騫翥湛恨而不荅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
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太
尉長史丹楊尹卒

江道

從弟湛

子質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
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
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
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
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
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
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
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
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
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荒梗道
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屢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羌及丁
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
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方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
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道遂
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
脩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
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
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

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
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脩泮水之宮採
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
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
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
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
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
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
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
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
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
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
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
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
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疑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
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旣盡美則必盡
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
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
之文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
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

則庶績惟疑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
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
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
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未遷太常道累讓
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道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
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嗣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
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
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鳥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
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
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大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
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
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
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
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
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
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
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
前誤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
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
禮增脩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

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乎之懼忘
寢與食仰虔玄象俯疑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
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
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
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
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
脩其失不小帝不納迫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叅之時
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
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
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
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
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
方之重眚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脩大祀以
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
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
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
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
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
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頤之求難以常
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

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
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
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羣父曹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主
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
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
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
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
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
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
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
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
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
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
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
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
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顓
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顓慮績
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

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
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
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
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
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
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
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
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
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荆
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
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
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
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
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
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
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
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

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脩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詣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

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顓

殷顓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顓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顓欲同舉顓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 第六十三
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顓言爲非顓見江績亦以
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
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顓曰兄病殊爲可
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
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顓遂以憂
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顓忠績未融奄焉隕喪
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
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
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
中左衛將軍丹楊令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
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
多叅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
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
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
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
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廻詣雅者過半
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
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繳入

主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
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
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
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
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
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
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
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
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
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
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
將叅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
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
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
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
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
清虛骨體譽誇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
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

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
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觀
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
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
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頽喪迫績剛
譽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晉書卷八十三終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
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
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

唐紀三十五年王恭修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

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闕而大
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
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
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
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
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
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
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
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
之淮陵內史虞珖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
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
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
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摧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
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
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
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
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
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
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
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

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

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筈中合銷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驩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

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
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
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
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
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
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
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闕
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
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
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
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
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
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
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
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
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
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
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
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
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謀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

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
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還鷹揚
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
率衆向壽陽以爲沖擊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
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
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
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
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末等直進渡水臨陣斬
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
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悉
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
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
進屯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
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
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
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
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
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
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馱賊劉黎僭尊
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

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
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
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邁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
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虜
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
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
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
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
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顥遣盧江太
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
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
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
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旣死
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
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
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
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
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
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

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興衛
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
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牢之率衆軍濟江浙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
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
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
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
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
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
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
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
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
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乎
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
率北府文武屯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
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
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
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
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關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
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鈎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
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
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
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籌
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
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
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晏集陰謀誅之
陳書法書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顥旣敗玄以牢之征東將軍
稱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
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
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
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司馬
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
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
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
于高雅之將吏共殞歛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
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

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參
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
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旣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
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
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
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
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征
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
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
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
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
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
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
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
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
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
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
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

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
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
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
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
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
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
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寔所期於明德也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饑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
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
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麀使
秦西巴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
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鴉惡鳥也食
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
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
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
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
父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
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
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
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

關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惠此者
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
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
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
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
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未爲
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
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旣受腹心之任居上
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
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
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
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
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
沒至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
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
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
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逾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
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
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
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

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
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
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
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二千番戍漢中
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
劔閣之隘寔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遠
遠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
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
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
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次之防事經英略
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
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寔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衿之苦
言今華陽入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
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
巴宕二郡爲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
皆爲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
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類轉
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寔正差
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
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因弊無以堪

命則劔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
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
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
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
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
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
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譬必興不知匹夫之志
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
其文贈仲堪仲堪乃荅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
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
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
高天下秦網雖虜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
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
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
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
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武遏姦邪特宜以
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
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
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
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

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
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
比肩豈瓊瓊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
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
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
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
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
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
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
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
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
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
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
陽之舉立桓玄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
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
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
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
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
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旣納玄之誘乃外結雍
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江績等恢

魏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魏自遜位會王恭復
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
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
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尅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
可整棹晨征叅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
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
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
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
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
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廻師
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
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
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
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
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脩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
茂宣詔廻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
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
未決會仲堪弟邁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
命納桓脩仲堪惶遽卽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
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

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聞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脉分藥而用

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木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志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續爲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

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邾
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
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
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邾恢爲廣州
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
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
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
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
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脩城池簡練甲卒
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
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
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
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
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
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
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逃走憂
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
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旣至仲堪唯以飯餉其
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

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廻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攷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攷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覲仲堪不從攷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攷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劔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宰之總戎王因起業劉亦愍忠殷楊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關其中猗歟群采道廢心異

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卷八十五

晉書卷八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青州

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
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
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
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
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鬪裕與毅等分
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
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
時奔散玄旣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
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
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
直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
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
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
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
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
其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
唯自引咎時論譴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
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
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
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没于

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
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
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
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
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
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
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
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
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
等皆斬之桓振復與符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
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
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
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旣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
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
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
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
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
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覲然苟存去春鑿駕廻軫而
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
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壽製

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
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
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
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
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
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
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
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虜
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
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
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
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
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
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
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
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
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
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
涉蠻晉饑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叅軍羊邃竭力管護之

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遽爲諮議
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
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
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
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
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
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感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
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
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
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
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
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寔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
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
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
國恥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
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遭
落加郵亭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
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
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
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

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
網維不葦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邊防可卽
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
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
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戶不盈
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
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
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
毅貳千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戾履霜日
久中間覆敗宜卽顯戮晉法舍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
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
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
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旣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
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
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
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寔規
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
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
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

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
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
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
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率力戰衆
知裕至莫有鬪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
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
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
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復與劉裕協成大業而
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
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蔣
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
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
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
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
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
府聚檮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
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
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又之曰老兄
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

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旣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專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會至京口毅時甚屯竇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福踈如此

遇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叅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叅軍後爲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
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
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轉
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
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
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
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
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
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
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
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
屯于北陵以脩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
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
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
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
親曰昔年臨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因

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隸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絡繹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間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許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許自後拉而殺之與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曉勇絕人與捕者若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邳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存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
宰之卽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
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
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
焉隨宰之南征桓玄宰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
甚切宰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
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
嘗爲劉宰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
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
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雖疆易弱正患
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
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
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
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
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
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携蒲一
擲百萬何無忌劉宰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
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
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

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
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
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
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
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
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
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
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
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
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
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
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
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旣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
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
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
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
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
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
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
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

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
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
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
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
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
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虿之毒
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
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
距之旣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
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
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
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
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
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
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
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
勳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忠肅子邕嗣
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
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

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
乃還及義師之舉叅贊大勳皆以美略攻取爲效而此
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苞肅爲世所
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
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叅軍轉桓脩長流叅軍領東莞
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
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
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將
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
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
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
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
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
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
果毅亡身爲國旣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
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
官如故旣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
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謂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寔銘王府敷績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

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
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
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
足以經世屬大享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
若轉圜剪群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
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遠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
垂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
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幸義而響
震勅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濡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

言數

贊曰劉生剛愎若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
武體茲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
魏然協契効績揚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耀靈伯父祚
 靈弟玄觀
 玄觀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
 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
 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汝儿山秦

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
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
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
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
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公卿
亦舉軌不堪御遠未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
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卽討破之斬首萬餘級
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汜瑗陰澹爲股肱
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宗文祭酒位視
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
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
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
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
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
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
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
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未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
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
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
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二里地有龍形故名

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
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
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
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
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
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
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
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
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
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
行師全國爲上卿若軍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
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
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
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屯張纂馬魴陰濟
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
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息苕翩翩恠殺人帝
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
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
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旣亂
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

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回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以識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之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闥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垣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透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

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
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或流言當有遷代民
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
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
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
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
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
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
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
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
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
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
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法豐戰于破羌軌斬祛及
牙門田躡遣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
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
素嘉遜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
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
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祗
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
五百匹氍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鮪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兄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策克從幽明同欵宜簡合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

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
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
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
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卽位
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
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
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
易又難徒壞文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
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
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

趙陶領二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丞攀拜軌侍中太
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
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
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
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
諡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末嘉初
固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
討曹祜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
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

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後
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
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
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
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
聞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冰得璽文
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衰本初擬肘諸
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
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
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
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
佐高昌魏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
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
盡決聖慮興軍布今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
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
內斷聖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
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
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
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
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危

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
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
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
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借
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
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
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松等
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
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
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
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
倒懸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
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
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
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
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
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寔安方裔
難主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
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

竭軍旅之事非者老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闓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闓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

宋毅及和苞張閔宋輯辛翰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
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
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
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
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
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
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
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
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
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
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
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
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
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
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
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
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
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
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牙門趙

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
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
殺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曰
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
徵為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
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
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
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
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
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
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
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
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
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
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
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鑿于桑
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
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于亂

大事宜斬爰以安百姓爰曰汎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
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肝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
遠師遐邇之情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
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
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
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
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
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氏羌烏合
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
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

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
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璧珍募
發氏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
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
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
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
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垂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
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
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
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關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

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貴育
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
理責人於迤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
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
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
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
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
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
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
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
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
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
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
卓越不羈而滯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
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
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
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
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
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譙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

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隲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隲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闓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鞞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氏羌之銳宜速戰以

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
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
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曠與石勒相攻亂亦
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亂
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
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
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
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
於是率騎二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
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亂

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
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
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
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
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
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
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
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
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
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

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暮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

儲官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揚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靖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

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北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及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晏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

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
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
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
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
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機改容曰夫法唯
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
至也於坐擢爲焯焯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
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
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
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
域並降鄯善王元子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
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
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十馬疆盛雖稱臣
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
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
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
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
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
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
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

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
咸和初擢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
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脩鄰好及曜攻
抱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
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
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
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
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候和澗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
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
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
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
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
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表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
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旣而遇賊不得反奔
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
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
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
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
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

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
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
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
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
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
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
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
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
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
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
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
謂李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鴟目有年
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
徒更忌背誕鈇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
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
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
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
君懸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
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求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為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

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來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為大主太后居求訓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求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

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
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
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
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
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
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
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
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
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
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
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
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
福祿伯善符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
太守李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
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死成都尉宋距宋距謂
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
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
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
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

侯景未殞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
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
豐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
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抱罕與晉
陽太守卽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恢曰
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
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
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
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卽坦恨言之不從教軍
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衆脩
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
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
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徃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
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
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
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
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季步
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二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
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
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
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
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
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
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抱罕
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虜武越洪池
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
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
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
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
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
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
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
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
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
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
連破勦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
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苟當今之任憂率士之塗炭宜
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

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
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
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縉綬左
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廷
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
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
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
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
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
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
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
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
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
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
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
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
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
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
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劔
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

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
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
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
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
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
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
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
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
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
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
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
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
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脩復舊
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
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
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
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
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
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
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

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諡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賸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欵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徃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

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獄瀆罔所憑係逼孤擗
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
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
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
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
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
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
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
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
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
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
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
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
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
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
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旣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
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
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
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

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諸將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寔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二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寔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疆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季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丘公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壽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
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
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
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
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
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緄以兄珪在
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
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
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緄將從
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

馬基背瓘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
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
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
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
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
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
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
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
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

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
出口計當云何蕭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
蕭曰蕭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蕭曰趙
自駒及蕭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
邕俱入朝蕭與白駒別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
下蕭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丕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
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
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
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寔懼大人廢祀事不
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
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
邕以劔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旣幼冲性又
仁弱天錫旣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
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
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
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特年
十四在位九年私諡曰冲公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
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

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
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
池政事頗廢邊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
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
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
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
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
之以別駕楊適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
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
土天錫自率二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
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
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
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
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
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
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
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
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
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

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
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
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
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
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
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
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
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
劬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身之累也
衆以劬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
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
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奏軍深
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
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
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劬皆戰死
司兵趙克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
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
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卽
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
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

淮肥時天錫爲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
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
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
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
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
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
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
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
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
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
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
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
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叙世逢多
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
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
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覬泉知霸者之斯
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
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璫
組賦絕域之琛實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甲

孽陰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
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讎其竊名卒
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
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
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縣遠國亦完富
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晉書卷八十六終

